

春融堂集卷四十六

青浦 王 和 德甫

策 策問

殿試策 進呈

臣對臣聞古帝王撫辰疑績輯綏四海必舉一代之大經大法運于宵衣旰食之中措諸化日光天之下俾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理堂廉交泰朝野咸熙由是以明大道而降衷恒性之理彰以端治法而亮工熙績之風懋以維文治而枕經藉史適于儒林以振士風而履正懷方昭于庠序然溯其運量之神窺其敷施之要鮮不以誠爲基以敬爲本者也其在唐虞克明峻德濬哲文明百姓從欲黎民於變而興樂教胄者又舉直溫剛簡以立五教之原亦越成周太和翔治神人

胥暢而敬勝義勝猶且戒于丹書至于太宰佐治邦國以治
典紀萬民以教典擾萬民以禮典諧萬民以政典均萬民以
刑典糾萬民以事典生萬民其綱紀天下委曲周至又如此
洪範之言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百
姓之是彝而是訓也蓋道隆者業駿德盛者化神持盈保泰
之具不同要其出于誠敬一而已矣夫誠者聖人之本敬者
聖學之全能誠則心純心純則不貳不息能敬則有主有主
則無怠無荒是皆默契于於穆之初而奉以憲天出治者也
欽惟

皇帝陛下中和錫福神化宜民仁風翔于六合盛德遍于九
垓救天命則惟時惟幾廛民生則求寧求瘼儒術昭彰人才
傑出又一一克知而灼見之固已堂廉一德官府一體上下

之間清和成理矣乃復進臣等而策以理學異同之致民風
感應之由文章流別之端學校振興之道臣愚何足以知此
顧葑菲不遺者翁受之宏也芻蕘必盡者拜獻之資也敢不
仰承 清問少罄管窺之萬一伏讀 制策有曰在天之天
虛而難索在人之天近而可求在天之天卽在人之天無二
理也無二道也斯真探本窮原之論乎夫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五行順布四時行焉元亨利貞之德日流行于宇宙
自人得之而以爲仁義禮智之性君子體仁以長人嘉會以
合禮利物以和義貞固以幹事胥因是也人無不受中于天
卽無不具四德于性由其原而言則謂之天由所賦而言則
謂之命由所受而言則謂之性率性而行之則謂之道繫辭
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明乎天人

合一之旨欲事天者當卽于廣業崇德中求之而無俟幻渺恍忽之說也有宋以來周子之太極張子之西銘其於陰陽下民秉彝攸好之理甚詳且備自尚簡易者以尊德性爲宗馴致于虛空靜悟爲事而聖賢博文約禮盡性知命之學幾晦夫德性之與學問非有二途也人生起居動靜喜怒哀樂之節一不當而天命之理以乖故必踐五官盡五事以求明善誠身之實而又博之于禮樂詩書以殫其格物致知之力斯足以復性而無難矣

皇上建中立極克綏厥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而濂洛關閩之學復爲體會其精微標舉其義蘊發蕙振聵昭示天下更何憂異端曲說之紛紛乎 制策又以條教號令懸諸象魏者求治之跡而非致治之原此欲移風易俗率一

世而偕之大道也昔班固有云人函五常之性而剛柔緩急
聲音不同故謂之風嗜欲情好趨向不同故謂之俗風俗下
之所成而有待上之人潛移默運者也古者六禮以節民性
八政以防民淫鄴長閭長皆爲勗其淳龐止其邪慝少而習
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夫是以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也臣嘗讀幽風七月諸章自農圃衣食
蠶桑織紉而外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忠
孝純篤之意見于歌詠未嘗不嘆養之者有素而倡導之者
有具也今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而習俗所趨猶煩
聖慮則有司奉行故事未免以虛文塞責耳觀卦之辭曰觀
我生又曰觀其生蓋言教必本于身也故取訓俗型方之典
先見之于躬行以爲民表而民有不率者或閉閣而思過或

涕泣以相喻德音不佻是則是倣其疇不洗心革面以遵王
之路也歟至于士者四民之首而文者又士人所以敷奏之
具也我朝誕敷文德雲漢爲章懷文抱質之士彬彬郁郁
仰副作人之至意而制策又以文之浮薄關於心術欲一
本先民別裁僞體此固經術昌明士風丕振之會也夫文者
載道之器古之立言者服習於六藝之文優而游之取其所
不得不言者達于中而宣于外故光明俊偉簡古純粹無意
爲文而其文自不能以不工魏晉以還經術衰而文體亦壞
至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蘇軾之徒繼出而後締章繪句
之習始返于正其源流派別之故未有不源于經而能卓然
自成一家之言者柳冕云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亂繫于國
風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文爲教今

舉行與文而言又舉時文與古文而言浮辭麗語厚自矜許
弊之而不懲將有如李諤楊綰之所議者惟本之身以踐其
實稟之經以正其源博之史以廣其用反覆乎唐宋諸大家
之文以辨其體而又卓然不惑于諸子二氏之說如是而文
不工者未之有也 制策又以民俗之厚薄視乎士風之淳
漓士習之不端由于士志之不立臣竊謂志不立者由世俗
之念炫其中榮利之見乘于外而未知爲己之實功也古人
離經辨志志之所在終身趨向係焉范仲淹爲秀才時以天
下爲己任而程子少時卽有志于聖賢迨其後無不如其所
志而發抒之故爲士而不肯識面呈身者他日必能澹于富
厚者也爲士而不願求舉覓薦者他日必能忠于職業者也
皇上明目達聰旁招俊乂蒐羅天下之材無弗至而士習猶

有未端則師儒之教不可不急講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師氏以三德教保氏以六儀教自閭胥黨正族師州長遞書其敬敏任恤孝弟睦婣德行道藝之實至于鄉大夫而後以賢能賓興于朝法至備也三代以下制不如古而子衿佻達之風作夫激厲之法莫善于三舍考實之法莫善于經義治事而程子學校之條朱子貢舉之議尤深切著明者參取用之無使競進毋使捷得導以正人君子之行用革其輕儇奔走之風涵濡德澤仰被教思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鼓舞奮興以儲 朝廷楨幹材者當必有非常之士矣此數者治有分端理惟一致天德王道兼綜而條貫之尤在于

皇上執中之一心執其中則危微獨警性術克端也大化旁

敷民風丕變也興賢有道則文體振而士氣昌也彝倫攸敘
至治昭融菁莪棫樸之休徵爲藹吉 國家億萬年之基卜
于此矣臣謹對

己卯順天鄉試策問第一道

問周禮遂人之職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井
而匠人又備陳深廣之制立法最爲整密自阡陌行而溝洫
盡廢於是乎水利之說興焉史起之引漳鄭國之穿涇李冰
之陸海白公之白渠皆卓卓見諸成效而何承矩爲制置自
順安以東瀕海數百里悉爲稻田民賴其利卽今之瀛州等
地也惟畿輔之境南北兩運及永定河界其中兩淀及兩泊
滙其內其餘水泉之可引者不可勝計雍正四年設立四局
其爲京東京西京南天津之分置經界可一一指陳歟一局

之中引水各異如玉田則引小泉煖泉豐潤則引涉河泥河
凡地勢之高下泉流之錯互其條分縷晰何似每局有長有
副有效力委員又設觀察使以分轄之其設施又何似歟營
田水利之制旣已綱舉目張亦尚有渠之未濬泉之未引有
待講求者歟不然何以亢陽見告不免有燠乾之歎其曷以
分汊港建壩開時啓閉使南方水車之利可用于北而不致
束手坐視歟且大雨時行卽爲疏泄之用而道路無憂沮洳
歟抑水利與河道相爲表裏有地形高而河形卑縱施挑挖
而無補于灌輸其何以節而宣之曲而達之俾引導之工與
堤防之術並行而不悖歟北地風沙易積其疏濬者用何方
挑挖者用何人可如南運河額設淺夫之例歟其給發工本
又何如籌度歟諸生或生長邦畿或觀光來止諒亦目擊而

心維之矣盍具陳之以副佇聽

庚辰順天鄉試策問三道

問史有編年之體昉於春秋班固所稱右史記事事爲春秋是也三代以下司馬遷創興紀傳史家多因之而編年自荀悅漢紀外蓋無幾焉宋涑水司馬氏繼左氏傳之後編紀事實輯成資治通鑑朱子又因司馬氏之舊大書分注約爲資治通鑑綱目先儒謂通鑑彙萃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珠聯繩貫燦然可考而春秋編年之法始復綱目義正而法嚴辭覈而旨邃綱仿春秋而參取羣史之良目仿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其說蓋信然歟通鑑之外別有目錄復有舉要其卷帙之多寡事辭之詳略可得而言之歟羽翼綱目者尹氏之發明劉氏之書法汪氏之考異王氏之集覽皆足爲綱目

之功臣歟前編作于仁山金氏而開其先者有劉氏之外紀胡氏之大紀或遠溯邃古或斷自陶唐其義例孰是宋元續綱目成於商輅續通鑑撰於薛應旂或爲官書或出私撰其折衷孰當我

皇上聖學高深囊括今古 御撰綱目三編精核簡當垂光策府比 命詞臣彙編通鑑輯覽一書以次具稿進呈並蒙親 御丹毫詳加釐定 御批昭揭發千古之所未發多士究心史學將以備著作之選其各以所得者列於篇

問化民成俗莫先於吏治而建官莅事尤莫重於考績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蓋吏治所由助也虞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虞九年而三考周十二年而一舉何疏數之不同歟周禮冢宰掌邦之六典與卽書之所云邦治歟小宰以六計弊

羣吏而皆冠以廉或以廉爲察或訓廉爲潔而謂六事以廉爲本其義可得詳歟三代下漢猶近古若見寬董仲舒皆儒者以經術潤飾吏治而文翁召信臣輩或先學校或重本業政務廉平而民從化可舉其績之最著者歟刺史以六條察二十石有治理效輒賜璽書褒勉或增秩賜金所謂治理之效有可指歟自時厥後若三異之徵五袴之歌循良之績指不勝屈而志節清白以廉潔著者亦不乏人可縷述歟察吏之制如後魏三等唐九等殿最之異同安在宋立審官院又設考課院內外之磨勘何屬可舉其大略歟我皇上勤求治理澄敘官方內而京察外而大計 敕所司實力奉行毋循故事復以時 訓諭督撫諸臣董率屬員務以實心實政爲課最古稱大臣法小臣廉將欲使一命以上各

揚其職臻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之效則旌別勸懲繫大吏是
賴所謂正本清源莫要乎此矣多士學古入官講明切究者
有素其悉意以對

問六府莫前於穀八政首資乎食而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
豐則貯之歉則散之爲後世積貯之法所由起凡以重農貴
粟欲使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我

皇上睿卬疇咨勤求民莫所以爲閭井蓋藏計者無所不周
猶復申諭封疆大吏加意講求多方調劑凡地方之採買
鄰省之協撥一一上厪宸衷親爲指示其於普利澤而
謀久遠至深切矣夫時不能無雨暘盈縮而歲收之豐歉因
之先事豫籌則前代諸倉成法具在然率皆因時立制精意
失則弊亦隨之我國家酌古準今令直省州縣常平與社

倉並行權其貴賤平其出納洵爲法良意美第常平設于城市社倉設於村落蒞事者經理未得其當或吏胥上下其手或保甲因緣爲奸所謂法以人舉者果何道之操也常平例應出舊易新顧一出入也概量不無低昂一糶糴也價值不無抑勒一交代也前後不無那掩所以整飭而釐剔之者道又安在社倉例應收息顧或僞爲券約以塞長吏之耳目或藉作私困以利窮民之償息一委之民而稽覈旣恐不嚴一督之官而收發或虞未便何以折衷盡善俾里閭並蒙實惠歟方今 聖化翔洽和風甘露六寓並慶豐登則餘一餘三凡有司牧之任者自當仰體 盛心益收儲備之效相土宜而權市值倉儲充裕非良吏之責而誰責歟多士夙懷經濟盍臚陳之以爲 當宁獻

辛巳會試策問二道

問史所以備記載資考鏡古今史體不越紀傳編年二者劉知幾則謂史有六家其流派果不同歟昔人作史經數十年而後成或父子相承以爲世業而尙多未竟之緒如史記之三王世家諸篇前漢之八表後漢之十志補其缺者何人爲之注解者孰優司馬遷于五帝不列少昊所主何書夏本紀之略少康殷本紀之載湯誥與今左傳商書異者何故屈賈之異代老莊申韓之異教合爲一傳命意何取班固專紀漢事而溝洫志取周制爲名古今人表列三代以上于義果有當歟范蔚宗自謂其書體大思精而宋晁氏譏其載左慈等詭譎事又謂論贊非史體豈無說耶夫作史體例貴精而事實務覈故史之良者自左氏而下莫如司馬班范然左之失

巫范甯已嘗言之三家復不免附會失實之處能略陳其梗概歟他如陳壽李延壽歐陽修並正史之良論者仍多遺議何也其餘諸家載記尚有可節取者歟且史與經相表裏龍門以來史之可以翼經者惟溫公之通鑑朱子之綱目然綱目亦有非朱子所親定者可得而約舉歟通鑑紀事本末果足與涑水紫陽之書相輔而行歟多士稽古有年行將備國家著作之選其于三長五難諸說研之熟矣盍昌言之問設吏所以爲民而吏治之卓然可稱者必以實心行實政乃遠乎一切因循苟且之爲親民之官莫如知州知縣循名而責實如何克稱厥職歟農桑民所自謀也何以勸之而使衣食足學校國之常制也何以廣之而使人才興積貯所以養民常平義社諸倉糶買出納何以使穀無朽耗役無侵漁

保甲務在靖民城鄉村落何以編查稽核絕煩擾而屏姦宄
歟聽斷如何而案牘不滯獄訟自清救法如何而不病刻深
不務姑息以及催科何以勵輸將收漕何以防奸蠹與夫緝
盜賊而無吠龍之警治水利而滋灌溉之饒下至修城浚隍
興廢舉墜古人之良法具在皆作吏者所當究心也能一一
切陳之歟夫風土異尚習在司牧者潛移而默化之何以
克其剛柔劑其奢儉革其浮澆使皆服循政教歟郡守爲牧
令表率州縣之事皆其事也當如何設施董迪始無媿于良
二千石歟若夫監司則有表率郡邑之責而督撫藩臬又統
治乎羣吏而旌別之者也何以正己率屬而使其下咸以廉
平自效歟今

聖天子釐工熙績澄敘官方州縣以上必經 簡畀復 命

督撫舉堪勝知府者量材而擢用之所以激揚風示之者備至應皆爭自奮勵以臻大法小廉之盛矣多士學古入官盍各抒經濟之實可見諸施行者

壬午順天鄉試策問三道

問依永和聲本原律呂自伶倫截嶰谷之竹以象鳳鳴而十二律肇端焉周禮謂之六同國語謂之六間其說何居十二律之命名取義其合于十二辰之方位者何在五音十二律皆二分損益隔八相生然有上生下生之別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者可臆陳其略歟十二律中惟黃鍾林鍾太蕤爲天地人三統豈非以諸律皆有餘分而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太蕤八寸獨居成數歟京房衍十二律爲六十律以緯五音以候一歲之氣其法具載于後漢書其圖詳于漢上易傳其用

與卦氣相準孔穎達以此釋還相爲宮之義而錢樂之又撰三百六十律殆亦闡京房之術者歟黃鍾爲萬事根本凡候氣嘉量權度胥昉于此古者立均出度以考中聲乃其法不傳嗣後京房作準荀勗造笛梁武帝之製通王朴之設絃藉以考律其果信而有徵歟律尺之定或以古玉尺或以古銅尺或以指節或以古錢或以圭臬紛如聚訟而柎黍亦有大小短長之別安所折衷歟至樂器之陳莫先鐘磬而宮懸軒懸之異製編鍾編磬之殊形載在禮經班班可考也 國家久道化成禮明樂備我

皇上玉振金聲建中和之極于鐘罇之徑圍石磬之勾股靡不受裁于 睿慮用以作樂崇德導和宣滯泐泐洋洋比隆韶濩矣諸生幸際 聖隆必有如阮咸杜夔之倫審音以知

樂者蓋亦抒所心得以獻

問作史之家莫難於自司。遷作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
來作者莫易其體。唐杜佑本劉秩政典三十五篇廣爲九門
分十有九類其田賦、管戶口職役諸目能悉舉歟。劉秩之
書長次律稱爲才過劉向而杜佑病其未盡果。通典詳于政
典歟抑所參新禮二百篇外更有所益歟。宋鄭樵作通志二
十略其氏族六書七音等十五略自謂出于胸臆不涉漢唐
諸儒議論職官選舉五略則曰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
文然歟。否歟。古人器服至詳今通志所載一二樽罍而已天
文地理皆失之太簡而職官諸略天寶以前則全錄通典其
後又無續輯果不襲前人之說歟。鄭氏肆譏司馬遷禮書樂
書全用舊文又謂班固刪襲父書顧不能自檢歟。馬端臨作

文獻通考分二十四門田賦錢幣等十九門蓋本社佑之書而益以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其亦有所本歟天寶以後至宋嘉定未補其缺略果無遺議歟馬氏自稱敘事則謂之文論事則謂之獻其分別何在夫三通皆紀事之書先後並傳于世其間異同得失可臚列而綜論之歟至前明王圻取宋嘉定以後及遼金元明典故撰續文獻通考駁雜不倫詎足爲馬氏之功臣歟我朝典章明備制度精詳皇上道隆學綜包孕古今 敕儒臣開續文獻通考館討論蒐羅旣補前書缺略復彙萃本朝典制纂輯成書爲萬世祖述憲章之本多士澤躬爾雅行備承明著作之選其以所素講明參究者敷陳之

問弭盜詰姦莫善于保甲周官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

閭使之相受蓋已肇其規而管子軌里連鄉之法仿之漢朱博治渤海擇郡豪傑爲吏責辦盜賊韓延壽治潁川置正五長有竊發吏輒聞知皆保甲之權輿也保甲之名創于王安石石當時雖不無異議其後卒莫能廢蓋以里閭相熟之人察耳目最近之事動息易知蹤跡難掩探火旌篋推埋剽劫以及左道惑衆之類自無從芽孽其間而外來者亦無所容納釐奸杜萌莫要于此顧相沿日久有司率視爲具文充是役者多市井無賴且轉有身爲囊橐者其謹愿殷實之人則多畏事懼累莫敢與奸匪爲難今欲更積弊而收實用其道何從將保正甲長亦須慎擇其人且稍省其責備而後能寧靖一方歟抑在有司官加意整飭時與之申明約束加以禮貌分別勸懲而後能得其用歟昔王守仁在南贛行十家牌及

撫江西又令九姓漁戶什五編次遂使奸宄斂跡蔡懋德之備兵嘉湖也亦踵行之而更爲簡便其措置規畫可詳言之以備採歟我

皇上愛養黎元凡可以去稂莠衛善良者不遺餘力嘗特頒諭旨申嚴保甲于弭盜詰姦之計至深切矣守土者宜如何實力奉行期于淨根株而剔淵藪乃懸緝之盜案潛煽之邪教所在多有而以弋獲告者不一二數也諸生自田間來于保甲之利弊其熟悉矣尚各抒所見將以規實用焉

癸未會試策問一道

周王制三年畊必有一年之食九年畊必有三年之食而周禮遺人掌凡委積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制莫善也嗣後管仲通輕重之權李悝平貴賤之數其法與古不謬歟漢耿壽昌

之常平隋長孫平之義倉暨宋朱子之社倉皆深得乎王制周禮之遺意然典守之責勢不得不寄之州縣既屬州縣而弊乃滋多矣不兌換則弊在陳腐兌換而弊又在需索不散給則弊在虧損散給而弊又在那移平日之立法當何如歟且一遇饑荒監臨有司有文移之繁分給有延挨之慮監守有出倉之費斗斛有減耗之患得穀有蒸爛之虞臨時之謀畫又當何如歟至常平在州縣則市井游惰者得以沾恩而不及於僻壤社倉在鄉里則豪強武斷者得以自利而不遍于窮黎斟酌于二者之間宜何如調劑歟況常平必行採買而一經猾吏則其價定多抑勒社倉必行出息而一遭歉歲則其本恒至難償下不至于累民上不至于欠公又何道之從歟州縣之交代則有冊籍鄉村之保甲則有稽查然奉行

故事率有穀之名無穀之實如何而積弊可以悉除歟抑和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諸法其利弊可一一陳歟我

皇上軫念民依每遇偏災議蠲議緩或賑以口糧或給以籽種動支輒千萬計然揀之于臨時者格外之恩而謀之于平素者經久之策諸生固將皆有民社之責者也其悉抒以對

壬子科順天鄉試策問五道

問窮經將以致用而人自爲師家自爲說漢以來言易如孟喜京房虞翻荀爽諸家僅見唐李鼎祚集解能推演其說歟古文尚書朱子疑其僞今攷司馬遷自言受書於孔安國許慎亦言學宗孔氏乃史記引書與安國本互異說文所引亦

爲古文未有何歟齊魯韓詩久已散佚史記漢書說文文選諸註頗援據及之與毛鄭同異何如春秋鄒夾已佚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文義互異能言其大略歟禮記王制是否與周官相符月令明堂是否與考工記相合聘義射義與儀禮有無舛互歟至於寫刻流傳不無訛誤石經如蔡邕邯鄲淳所書有一字三字之別唐開成石經頗完善劉昫譏之何歟伏

讀

皇上經筵 御論暨 御製說經諸篇折衷羣言範圍萬世復 命取蔣衡所書十三經詳加訂定勒諸貞石建在辟雍洵千載一時諸生比年以來熟習五經講求有素盡舉所知以對

問自時文作而有古文之名源流門逕綦以紛矣八家之分

始於誰氏唐昌黎韓氏起八代之衰柳宗元次之然如李翱
孫樵劉蛻皮日休諸人豈無可採歟宋初文體疲茶自柳開
穆修啟其先歐陽修繼之餘如蘇舜欽李觀非歐陽氏之羽
翼歟二蘇父子兄弟同時並起而曾鞏頴頴其間其黃庭堅
張耒秦觀蘇門諸子可得議其優劣歟南宋之文莫富於朱
子殆所謂有德有言者歟元代以元好問虞集爲最此外尚
有卓然名家者歟明初劉基宋濂爲世所推固已繼此而興
者誰歟李夢陽起北地踵之以王世貞修言復古歸有光力
斥之其說有可述歟我

皇上學貫苞符文成典誥乾端坤倪富有日新自明天察地
秩祀勤民奠山川若草木昭晰羣言斧藻庶類詩書以來未
有若此其盛者也凡厥庶民咸近

天子之光况在膠庠陶淑之澤深矣其各以所見對

問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年大比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是卽王制命鄉升秀之典今三年一鄉試所自昉歟其三物六德六行六藝能析言之歟賓興則有鄉飲酒之禮其升降之度迎拜酬酢之詳備於儀禮而義見於禮記能言其節目歟其樂有工歌有間歌有合樂蓋禮樂交備情文並摯如此唐舉士工歌鹿鳴讀韓昌黎賔張籍詩可以想見至宋史撰其詞載於樂志能遞舉歟欽惟我

皇上建中和之極金聲玉振

欽定詩經樂譜凡工歌間歌

合樂諸詩駢注宮商悉諧韶濩

御製笙詩超邁雅頌以補

古來缺佚隆孝弟之醇風擢賢才之樂育諸生于于而來皆

與於賓興者也其臚陳經誼備著於篇

問考績之法肇自唐虞三歲大計見於周禮然小宰弊羣吏之治如廉善廉能諸法古人所重不可見歟漢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舉殿最魏劉劭作考課七十二條杜恕以爲無益而杜預黜陟之課亦以去繁就簡爲宜唐考課屬吏部考功郎其法差以九等有四善二十七最之目其要安在宋時立審官院以董其事又立考課院以佐之其於激濁揚清孰爲有當歟循吏盛於西漢吳公之在河南文翁之守蜀朱邑之在桐鄉史皆美其廉平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徒亦以察廉見擢然廉不徒廉必有實政史冊所載可略言歟我皇上澄敘官方明見萬里凡監司守令慎爲遴選地之繁簡缺之大小務稱其人有功必錄有過必懲雖唐虞之明試獲

以踰此諸生學古入官素絲羔羊之詠肄業及之矣其詳悉陳之

問古者耕三餘一耕九餘三量有餘補不足所以裕民生也周禮倉人掌粟廩人掌穀遺人掌委積爲藏富於民之術可得而攷歟漢耿壽昌建常平年飢穀貴減價糶而民不至乏食歲熟穀賤增價糶而亦不至傷農其法果何如歟今州縣倉穀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且每年存七糶三出陳易新其制旣盡善矣然堯水湯旱古所不免時而應用二面報聞一面發給非至便歟社倉義倉與常平相表裏者也所謂買補有時借糶有法勸輸有道收息有攷可得略言歟然此皆有司之職令甲所載者爾 大澤旁敷總由 睿慮一聞水旱之報 宵旰焦勞早爲籌畫新舊並緩漕糧屢截籽種口糧均

給平糶煮粥兼施固已纖悉必周至於王言宣布誠意旁
流內外大小官吏凜副聖慈無敢稍有疎懈實惠均沾遠
邇一致矣諸生非但耳聞目見且身被而心感焉其各抒
忱以對

春融堂集卷四十七

青浦 王 昶 德甫

記

軍機處題名記

軍機處蓋古者知制誥之職其制無公署大小無專官直廬始設於 乾清門外西偏繼遷於門內與 南書房鄰復於 隆宗門西供夜直者食宿其大臣惟尚書侍郎被 寵眷尤異者始得入然必重以宰輔其屬例用內閣中書舍人舍人改庶吉士則不復入改六曹御史給事中遞遷卿寺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入直如故惟擢侍郎亦不復入閒有以貴以蔭爲郎得預者率大臣子弟爲然而張公若靄鄂公容安又以庶子侍講入直蔣公炳程公巖又以巡撫罷還京

入直皆奉 特旨行非故事也先是雍正七年青海軍事興始設軍機房領以親王大臣予銀印印藏內奏事太監處有事請而用之後六年

憲皇帝晏駕

上諒闇改名總理處三年喪畢王大臣請罷之 詔復名軍機處時大學士爲鄂公爾泰張公廷玉徐公本蔣公廷錫尙書爲海公望每被 旨各歸舍繕擬明日投所屬進之後大臣避專擅名乃令所屬具草視定進呈自是擇所屬益精慎至大位者益衆而

上賞賜亦異於庶僚紗緞餅餌菓蔬時 賜歲暮 賜魚鹿肉諸物率以爲常以故

上所游幸無不從其職掌在恭擬 上諭及內外臣工所奏

有旨勅議者審其可否以聞又外臣章奏書爲副以藏之
蓋本朝諭旨誥命其別有四凡批內外臣工題本常事謂
之旨頒將軍總督巡撫學政提督總兵官推稅使謂之勅皆
由內閣撰擬以進凡南北部時享祝版及祭告山川予大臣
死事者祭葬之文與夫后妃宗室王公封冊皆由翰林院撰
擬以進然惟軍機處恭擬上諭爲至要上諭亦有二巡
幸上陵經筵蠲賑及內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總兵知府以
上黜陟調補暨曉諭中外謂之明發上諭誥誡臣工指授兵
畧查核政事責問刑罰之不當者謂之寄信上諭明發交內
閣以次交於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用馬遞或三百里或四
五六百或至八百里以行其內外臣工所奏事經軍機大臣
定議取旨密封遞送亦如之然內而六部各卿寺暨九門

提督內務府太監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東北至奉天吉林
黑龍江將軍所屬西南至伊犁葉爾羌將軍辦事大臣所屬
迄於四裔諸屬國有事無不綜彙且內閣翰林院撰擬有弗
當又下軍機處審定故所任最爲嚴密繁鉅昶以乾隆庚辰
由中書舍人入直又遷刑部郎中蓋八年於此矣中間平定
準噶爾回部西北數十年之患一朝剗削殆盡仰見

聖天子武功旁魄超越萬古而時又開方畧 國史三通諸
館昶皆爲斟酌條例用副 右文稽古之至意下至梵筭釋
典隸於經咒館有所繙繹輒往討論故雖職事至繁竊以躬
逢美盛爲大幸軍機處設立垂四十年尙無記前人姓氏多
忘軼不可考乃詢於大宗伯張公泰開給事中明公善並以
所聞於先輩者次第書之稱職與否可指數也詞詳而不殺

者俾後世得以考見故實且著遭際太平之榮遇云爾

修長武縣學記

長武唐宜祿縣屬邠州於陝西爲邊鄙其民椎魯淳樸數百年來無偉人才士爲邑表率者而宜祿縣中廢今縣治之設乃始明萬歷間余閱縣志是時學校以次建立凡殿廡學舍粲然畢具因知前人先務之急如此乾隆甲辰夏甘肅回人不靖余以防邊駐長武進諸生而問之則學校荒蕪久矣五年前始復大成殿而兩廡戟門明倫之堂尊經之閣尙廢歲時釋菜先賢先儒無地以供俎豆學官至僦民舍以居其何以教子弟何以矧邑人考會典知縣試俸年滿將實授與夫大計薦卓異者課其績以興學校爲先上以實求而下顧可以名應歟國家休養生息百數十年興賢育材尊崇學

校比者奉 明詔建辟雍

聖天子親舉 幸學之典而遐方下邑因循固陋視學校爲

迂遠疏闊是有司之過也長武地苦寒民不及萬戶由甘肅而往來必經此轂交蹄躡知縣自治事外日出城闈迎謁而芻蕘酒食詭譎橫索之音日填於耳目學校之事固疑無暇以爲然其地水深土厚風氣純固士人崇孝友敦儉素農人力於田畝蓋公劉太王之教僅有存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 御頒七經通鑑諸書咸備增飭學官以樹之規焉知不有偉人才士奮於百世之下爲邑人表率歟且曩時之長武邊鄙爾今 國家廣輪數萬里甘肅以西若烏魯木齊巴里坤皆設學校特置博士弟子其視長武固中土也可任其荒蕪久而不治哉知縣樊君某頗志於此回逆平乃出俸錢

爲倡邑之士人踴躍從事始於乙巳之春至七月訖工頽池
兩廡櫺星之門鄉賢名宦之祠咸備又飾戶牖設几筵增丹
雘春秋行釋菜禮雍雍秩秩如也余嘗謂人性皆善聖賢之
在人心無敢忽也有以倡之則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墜
者可興而廢者可以立舉樊君其知先務之急者歟雖然明
倫之堂師儒所以出教也尊經之閣生徒所以稽古也今者
雨暘咸若年穀順成率是而創興之庶幾粲然畢具矣乎於
是訓導王君維鼎以書來告成事且乞文故記之如此以勵
世之荒蕪學校者

重興烏鎮社學記畧

烏鎮去吳興九十里鎮之四正四隅與吳江震澤秀水石門
桐鄉烏程歸安七縣相錯煙火萬家商賈輻輳衣冠文物之

盛自南宋已然鎮有社學舊置田十七畝延師以教地方子弟其後里胥舞弊田易腴而瘠餘又爲佃丁侵隱事遂廢蓋數十年於此矣乙卯夏署湖州府同知陳君來莅茲土慨然於社學之廢謀所以復之釐其積弊復出俸百兩存於質庫取息以供學用而貢生徐士毅善士也聞之亦助田十三畝有奇遂於九月仍延師以復其舊以具訓於蒙士余謂古之爲民上者莫不負師儒之責焉州長族師閭胥黨正類中下士之秩耳所治或數百家或不及百家而必督民讀法禁其奇袤且書其孝弟姍睦敬敏任恤是以風俗美而教化興今烏鎮煙火萬家其聚盛於州黨而同知秩比古下大夫乃舉三百餘年來所設社學任其廢墜何歟豈以是鎮近太湖恒有宵小山沒同知本以捕盜設故於文學之事不以措意耶

然則向之爲同知者以威暴自命而弗欲比古之州長黨正以儕於師儒亦可謂自輕之甚也已今君清勤自矢與衆悅服恐後來者日久而復懈故速具顛末請爲之記以鑠於石陳君名韶字九儀江蘇青浦縣人能詩工畫雅有山水之好爲浙西賢士大夫所推服宜其亟亟於此不以署事爲辭也因并著之

騰越州署草堂記

騰越州知州吳君楷以書來告曰吾州解之西有屋三楹焉歲久且圯弗可以居吾撤而新之椽櫨易其朽蠹者牆壁墜其漫漶齷缺者聽事之暇將以偃仰嘯咏於斯顏之曰草堂予其爲吾記之夫草堂之名舊矣昔自周氏築草堂於鍾山嗣杜少陵適蜀卜草堂於成都之浣花里所謂萬里橋西宅

百花潭北莊者是也樂天謫江州愛廬山香爐峯築草堂以攬其勝三閭兩柱面峯腋寺著於記者特詳顧少陵以華州司戶參軍佐嚴武幕久之不憚而去而樂天以司馬佐郡爲閒曹故二賢皆得以選勝卜室爲偃仰嘯咏之地蓋無足異者今騰越居滇西南極徼距賊砦才數舍七關之阨塞皆在境內大軍方參錯分布其間將率馳驅游徼往來不絕於道而羽檄之移相望也牧斯地者時芻蕘視郵傳治文牒且日不服給君次第部署不震不驚乃欲倣少陵樂天之爲以遂其偃仰嘯咏非其才敏且兼人何以不爲劇所撓與君之來莅茲州也軍興已六七載公私凋耗萬目睽睽君撫循而調劑焉因以其暇修學宮新闢忠武祠次闢毘廬寺樓以霽瀑布之勝廢墜者靡不舉乃葺斯堂以居則君之庀工也可爲

知所先後矣雖然少陵之草堂經營於上元斷手於寶應旋以徐知道之亂入梓居閬又逾年而有雲安夔府之行則安居草堂者前後僅閱歲爾樂天以元和十一年貶江州秋築草堂明年三月落成又明年而召還則其所云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石雲樹者蓋無幾時今君以廉幹聞於朝不久當遷擢以去計君於斯堂亦傳舍焉爾顧兢兢修補庫壞期於完好則其不以傳舍眎斯堂稔矣不以傳舍眎斯堂其肯以傳舍眎斯州眎斯民乎然則君之能舉其職也益可徵矣余往來騰越屢矣惜不獲見斯堂之成相與酌醴焚枯作詩以繼少陵樂天之後姑爲記以塞君之意焉

雲南布政使署記

雲南布政使署在城中三牌坊東重門巍然進爲聽事堂堂

以內俗謂之二堂堂後復有堂庭中植桂二扁曰雙桂又進
爲層樓高敞宏麗朱碧絢采前有紫薇樹因以名樓皆巡撫
譚公尙忠爲使時所建也二堂前東有門入門古梅二譚公
署爲梅花書屋直書屋者爲後樂軒軒則余所署也軒左密
室藏書千餘卷軒南小扉出爲禪悅齋兩楹皆有牕最明爽
其西翠竹娟娟映以芭蕉一叢其東時花草上有楸樹蔽帶
院宇竹樊之可以習靜可以讀梵書逕後樂軒折而東啟雙
扉由廊達於譽處堂堂後詠絮齋前後雜植丹桂石榴緋桃
丁香紅蕉之屬盆花尤夥齋屋淺每良夜前後皆得月照牕
戶瑩澈如畫又出譽處堂東入薇垣別署有齋題爲杏花春
雨余宦轍所至輒以是名齋蓋取虞文靖公之詞又書齋之
前爲紫霞書屋亦譚公所署以燕賓客以陳絲竹之所又書

屋而南有亭亭臨池池岸優鉢曇華華似玉蘭葉似枇杷而
差大其香淳古澹泊惟巡撫及布政使兩署有之庚寅歲余
從軍在滇前明撫軍德貽此花今大學士阿公屬余賦詩茲
來華始放遂以名亭并寫詩於屏上亭左右槐榆楸栢數十
本參天合抱而叢篁雜卉綴焉亭東南皆宿莽余起長廊界
之入廊蒼翠陰翳如行邃谷中東有土阜上築亭名浮翠登
之城北諸山隱然見其頂下亭復循廊行廊半署以佇月廊
盡有屋臨於池爲風漪檻池廣一畝許今夏秋多雨水漲平
岸頗有濠濮之興焉檻東南有樓名威遠樓三層上供神仙
像下藏御纂七經諸書版役一道人守之又由檻而西有
古井井水澄泓清冽名清侯井昔高智升領鄯闡牧擬宅得
泉因名將爲亭覆之而未暇也葢署之概如此考雲南布政

使設於明洪武十五年時尙未有總督巡撫故其任獨專今署非其舊矣余畫諾在二堂東偏見賓客在後樂軒及梅花書屋憩息在詠絮齋其餘旬不能以一至豈案牘之繁耶抑爲政之拙耶或主事如執掌然固不能優閒自放耶姑取梅花書屋以東各係以小詩而鑱之廊壁以志署中之勝且示後來者云

疊水河觀瀑樓記

騰越州之疊水河蓋澗也其地在城西門外二里寶峯山水自赤土羅生諸山來下流爲大盈江至是崖忽斷缺水懸以下注于壑凡百有餘尺人出闔闔聞其聲訇然轟然若駢車若奔霆稍近渡石梁沫隨風藉衣袂及面若散絲若霧雨暨迫而視之若懸布若緋雪灘漣跳盪翕張擺盪汨汨沍沍駭駭

心眩矚惟兩崖道蕪蕪無駐足所游人病焉水東坡上故有
毘盧寺寺後翼以樓州牧吳君撤樓之西壁而牕焉瀑之全
勢一攬可盡因顏曰觀瀑游人於是始太愜余以冬十一月
來坐斯樓而望獨有感焉中夏之水如江淮河濟率導源西
北濱地迄於東南是以自古用兵者由西北取東南易由東
南取西北難蓋高能馭卑而卑不能統高形勢使然今大盈
江經南甸又南過干崖出關出蠻暮湖滙于南大金江循阿
瓦城以入海而茲水實爲其源蓋中夏之氣達於緬甸久矣
達之旣久勢必與中夏合日者緬酋恃其嶮遠毒癘屢討弗
其益傲然以茲水卜之其將隸於版圖夷於郡縣俾我聲教
敷於南海曉然無可疑者適吳君屬余爲記遂書之榜諸樓
以諭游人云

揚子雲亭記

蜀故有揚子雲亭在成都縣署西偏歲久圯族弟南明爲令之明年易其朽蝨漫漶而塗墍之以奉其主且索余爲記考西漢哀成之間子雲以文學顯於蜀所撰莫著於太元法言自其徒侯芭暨王氏通韓氏愈司馬氏光多稱述之非以其文苞羅旁魄深博怪偉有可喜可法者歟子雲以仕新莽故爲清議詭厲久矣然其官不過執戟職不過校書非如孔光張禹之徒通經號巨儒身居三公卒以釀新莽篡奪之禍刺其舉則亦可末減歟西漢之末士大夫以老誠謹畏爲賢隱默含忍爲德流風相煽如此而子雲以前若司馬相如王褒輩率好學以詞賦見稱若子雲之紹修經術者固已異矣其於殺身成仁致命遂志之義宜槩乎未有聞也是以委蛇徇

祿不復有所感激愧勵歟然自是以後蜀中如譙周李巖之徒接踵而出豈非子雲之流風相煽士大夫因視其國之存亡君之榮辱敝屣弁髦然而不顧歟若然則子雲之文學足以法而其褻嬰泆忍不能舍生取義也足以爲戒矣南明建是亭以示蜀之士大夫又得吾說以揭諸楹用以勵名節振文學表法戒所補於世道者綦大非獨修復名蹟以侈爲美譚已爾或曰仕莽之子雲非蜀子雲焦氏竝辯之詳矣是說也余未敢信之

味初齋記

吾師薊林相國第在楊梅竹斜街內有齋顏曰味初蓋起居宴息之地也一日顧余曰吾居此殆二十餘年屢欲以文記之不果子其道吾所以名齋之意坐客有起而對者曰某侍

夫由正陽門入 朝率經此車輪之戛擊馬蹏之篤速騶從
之呼殿暨販夫鬻戶叫囂詬詈者日夜恒擾乎耳而不絕中
庭如家街廣不及五六尺檐卑下齋中暗昏晦昧遇雨則昔
邪上牆壁衣皆黧亘數十日地不得燥益湫隘如此其砌有
蒲萄春三月覘十引其蔓出之若繩焉以屬於架四月萌五
月葉始專六七月子纍纍下垂如乳然綠陰照牕戶午以蔕
暑日暘而夜分可聽雨是以居者喜之余謂是蔓所引僅尋
丈許爲時亦數月爾然居者緣此得清冷之適而忘湫隘之
苦何哉心有所寄也有所寄則一物之微猶足解其漚鬱而
况寄心於道者乎又况於道有得焉者乎顏氏子操筆與瓢
不改其樂而管幼安坐藜牀十餘年膝前著處皆穿非簞瓢
可樂而藜牀爲足愛也其所得有深焉爾然則居是齋者苟

深有得於道區區青乳之榮落蓋不足言矣時山舟已南歸
泚泉在黔中爲太守不得同於齋也試以吾言示之不審謂
何如耶

萍廬記

余弟南明命成都築室於厓東署以萍廬寓書來告曰其道
我名是廬之意嗟夫南明家楓涇四而皆水也居有絃誦之
堂偃息之室游觀登眺之地出有書畫之舫楓楸松檜映於
几榻而菰蒲葭菼繞於牕牖可以浮家可以遺世不知有羈
旅漂泊之爲憂及筮仕於蜀入窮山役採木者三歷邊徼依
軍幕者一浮江河入于京華者再其間往來奔走無算茲之
令於此如傳舍焉如旅宿焉斯其所以名廬也歟吾見世之
守令夥矣工迎謁牟貨利退則揭揭然飾官室崇寢處以爲

憲以南明較之其肅閉真澹過於恒人遠甚雖然守位以守
道也居其位而以傳舍旅宿輕之必將不盡心於其位政事
且隳窳叢脞而民不被其澤今者蠻嘯于穴兵暴于邊民苦
于徵發將率右鎮之臣彈指咋嘆而當宁憂勞宵旰於斯
時也方忘吾身徇吾位之不暇尤不得泯泯焉以傳舍旅宿
爲比余白滇適蜀輾轉兵間動足輒萬里與南明屢見屢別
殆樂天所云大海波中兩葉萍也他日者兵戎寢息南明弛
其負擔歸於楓涇余老矣亦葺故廬於涇之北弟兄偕隱江
湖庶不爲無根之萍而爲不材之樗也歟姑書此以俟之且
爲南明勉焉

三鶴堂記

天下清遠閒放之物必與清遠閒放之人俱苟非其人其物

往往違焉而不至偶力致焉而以性情標格之不似雖引爲
已有而世終莫之許也豈不由乎人哉吾族弟南明清遠閒
放人也權夔州府事者數月政簡人和民方安於其治而適
有三鶴集於所治之庭夫夔州爲蜀門戶西南徼外大雪山
之水山此下注於江而東其前瞿塘淫預白鹽赤岬兩灘懸
巖邃谷皆竹樹蒙密袤延于有餘里爲珍禽幽鳥棲萃之所
鶴之翔集于斯固無足異今南明憲之旣以名其堂好事者
復指爲南明之祥形諸圖繪驚歎而誇美焉何與夫人物之
清遠閒放於世何與而顧頌爲美談者人之愛潔白而賤卑
汚也天性固然房太尉之琴趙清獻之鶴非有益於世而世
以此益稱其賢至傳諸當宁紀諸史冊况世之爲守令者衡
簿書督敲朴之不暇而見有人焉翛然於塵壒之表方將愛

而慕之而又見夫仙禽之於是乎集得不頌以爲祥也與嗚呼清名之在天壤歷久而不可渝南明如終守其清遠閉放之爲天下潔白之士將不遠千里而願與之俱易所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者也區區三鶴何有哉

袁又愷漁隱小圃記

楓橋之水從梁溪來過橋分支西南流別爲西塘又有橋名江村其南則袁子又愷漁隱小圃在焉圃之先爲王岡齡居名江村山齋岡齡師沈文愨公工小詩畫仿文待詔往往招集勝流名士作文字飲具見所刻西塘酬唱集中又愷之見岡齡女夫也故是圃歸袁氏又愷拓而新之入門貞節堂三楹後爲竹柏樓蓋奉母韓太夫人而竹柏所以況其節也樓旁有洗研池池水湛碧芙蓉花時香滿庭戶沿池徧植木芙蓉

蓉有逕達夢草軒傍柳陰駕橫石名柳汀倚由倚而入左爲
繫舟右爲水木清華榭再進爲五硯樓又愷嗜藏書兼嗜硯
獲硯五皆元明間袁氏名人手澤故以名樓登樓遠山出沒
平曠如方罨可供吟眺樓東楓江草堂南並草堂者小山叢
桂館前有小阜突起建吟暉亭於上亭下接稻香廊廊盡爲
銀藤移西向最高者爲挹爽臺草堂之後栽牡丹芍藥名錦
繡谷東則漢學居又愷著書之地又愷窮經必本註疏也再
後爲紅蕙山房鈕布衣匪石自洞庭山移紅蕙樹此故名總
十六景而統謂之漁隱小圃蓋視岡齡在日固已勝矣於是
春秋佳日吳中勝流名士復命儔嘯侶無虛日而遠方賢士
大夫過吳者拏舟造訪填咽於江村橋南北樽酒飛騰詩卷
參互更非同齡所能逮矣憶庚午歲余從文憲公至此迄今

已五十年西塘酬唱卷中凡四十餘人無一存者獨余齒危髮禿乃得乞身投老盤踟躕其間以續文愨諸公之後且見夫亭榭之更新圖書之美富賓朋之載盍將與樂園南園並美旣以志感又竊自幸也故因又愷之請記而敘其大畧如此

鄂不軒記

臨海洪生頤煊偕其弟震煊皆以博學好古通經義爲中丞阮公所知因其互相砥礪以發名成業也於是書所居之額爲鄂不軒以寵之蓋取詩常棣韡韡意也洪氏望本豫章至宋文學始盛駒父玉父鴻父龜父爲黃文節公甥咸以工詩著江西詩派人望而慕之然四洪中駒父由進士官諫議大夫其餘無聞焉惟番陽洪忠宣公生文惠兄弟時號二洪同

中博學宏詞高第同歷中書舍人侍講直學士院文惠位率
執而文敏年八十餘史稱其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手書資治
通鑑凡三蓋其學業沈潛篤實負盛名而孚重望宜矣然則
本之以節義傳之以文章如鄂不之韡韡而榮也豈顧問哉
今生兄弟六人仲坤煊先爲余王子鄉試取士榜發十餘日
而歿今來武林與生兄弟及之輒爲泣然涕下然生尙有兄
弟五人後先輝映接踵而起所謂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其將
比美於番陽不難矣生兄弟其覃精研思爲通經儲史之學
以副中丞鄭重期望之指庶余亦得藉手以觀成也抑余考
常棣之詩毛傳鄂鄂然言外發也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
拊則破字矣然說文否字从不得聲否方九切以平聲讀之
與芳浮切相協故釋文云聲相近正義云不拊同也玉篇拊

花木足凡草木房謂之拊亦正此解第拊字久手無足義則拊當作跗始與義合生兄弟通古義其有以進我矣

履二齋記

履二齋先君子燕處之地蓋取顏光祿詩蠶上貴不事履二守貞吉句云先君子嘗曰天生聖賢以爲世也非以不事自守也爲世必得君孔子於齊接淅於魯不脫冕而行出疆必載贄三月無君皇皇如也若顏子之在陋巷閔子之欲之汶上子夏之退居西河皆爲世所舍以有待於時故論次逸民曰吾則異於是石門沮溺荷蓀丈人蕭條山澤最高曠也至歎以爲鳥獸不可與同羣三代以後上者急功名下者嗜富貴貪利冒進於是舉高隱卓絕之士以爲刮磨激勵實不得爲道之中然履之二以吉稱者何履之時履虎噬人之時也

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聖人戒之是卦三凶五夬四
愬愬惟上在外有其旋之吉初在下適獨行之願二以剛居
柔宜上處下若有待於時而不妄出者其獲吉固宜且履者
禮也履者道也出以道則辨上下定民志處以道則內悅而
外剛由是履而貞貞而吉無媿爲幽人非後世矯矯駭俗或
偃仰自逸樂務爲名高而已余老矣不敢語蠱之高尙于履
道坦坦之義竊有志焉汝其志之後四年先君子歿於是齋
又三年遷於村西南復舉是以榜於楹又六年齋圯稍葺而
新之其春鄉試見黜歸於里追惟先君子之緒言已十有三
年於此因泣然流涕書是辭懸諸齋壁庶朝夕以自勗焉

駱佩香聽秋軒記

聽秋軒駱女士佩香所居佩香以穠李之年矢柏舟之志青

鐙綺袂用詩畫自遣者凡十餘年故榜其室曰聽秋秋者愁也萬物之所擊斂也其音商其色素其物枯槁顛顛而不知乾坤清氣乃鍾於其候故風有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之什騷有嫋嫋秋風水波葉下之章及宋玉作九辯遂以登山臨水狀秋之爲氣其微茫哀怨至於不忍卒讀今佩香所處秋境也所得秋氣也所蘊秋心也舉歐陽所賦湘中所草時時鉤而出之如孤菴之語獨雁之啼斷猿之叫鐘鳴葉落之櫛櫛得風騷之變以合清商貞素之節固其宜矣世人抗塵容而走俗狀豈足頌其百一也哉抑佩香本籍句曲居鎮江北郭外大江環其前松寥浮玉招隱諸山雲嵐映帶曉靄左右當時有雲林昭靈諸女真如真誥所載者煙晨香夕來集茲軒擊范成君之磬吹董雙成之笙鼓許飛瓊之簧以和佩香其

將始而悽惋繼以愉悅微茫哀怨之說固不得而盡也姑題
於軒以俟之

春暉堂集卷四十七終